

绿野小丛书



江山儿女情

王立信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2 041 6099 6

江山儿女情

王立信 著



封面设计 齐爱华

封面图案 汤集祥

扉页设计

责任编辑 吕文

江山儿女情

(绿野小丛书)

王立信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西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625印张 1插页 90,000字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500册

书号 10261·109 定价 0.44元

目 录

一、人大心大	1
二、共商婚事	10
三、意外坍江	22
四、新房不搬	27
五、杏姐激夫	36
六、杏妹为难	45
七、男方没来	55
八、新婚之夜	70
九、女方不到	83
十、玉莲有喜	92
十一、双来拐弯	100
十二、呆人呆福	109
十三、秋田哭妻	121
十四、胎儿萌动	135

一、人 大 心 大

人都说，锦绣江南，姑娘们的“水色好”，站出来标标致致，走出来俊俊俏俏。这话有点道理。



你看，在江山村的一条机耕路上，挨肩走着的两个年轻姑娘，一个长得丰满、匀称，上身穿的花褂子，下身穿的蓝裤子，头上梳的是两根乌光油亮的长辫子，眉梢眼角全藏着温顺的柔情；一个哩，又生得苗条、水灵，两根小辫子用塑料发夹盘在头顶上，一条雪白的毛巾围在脖子上，浑身上下都显得干净利落，聪明秀气。

两个人接着，靠着，说着，笑着，叽叽喳喳，嘻嘻哈哈，不晓得拾着了什么“欢喜团子”，还是碰上了哪个“开心宝宝”。

突然，半空中传来了“叭！叭！”两声响鞭。

她们收住了脚步，停住了说笑，转过身去一看，从尖山脚下到长江边上的大路当中，一架骡车由南向北奔驰着。

车子上头装的，是蔬菜温室用的人工气候调节设备。

赶车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，宽宽的肩膀，圆都都的脸，裤脚管拿布条子扎得紧紧的，上衣的钮扣子倒没得扣，衣襟子被风刮得飘飘的，露出了厚敦敦、饱鼓鼓的胸脯子。他坐在车子前头的搭板上，两腿蹬在车杠子上，左手勒住缰绳头，右手挥舞着长鞭子，“叭！叭！”两声清脆的响鞭，跟着就尽着嗓子吆喝：

“驾！驾！得儿！——啊！——”

那个生得苗条、水灵的姑娘，忙推推身边的女伴，说：

“是秋田！喊哪！喊哪！快点子喊哪！”

那个长得丰满、匀称的姑娘，抿嘴笑笑，没得喊。

苗条、水灵的姑娘又催她：“啊呀！快点子喊吵！不要

怕难为情了，车子要跑远啦！”

她这才急忙喊起来：“秋田！秋田！”

金秋田虽说又是扬鞭，又是吆喝，姑娘的喊声还是马上钻进了他的耳朵，震动了他的耳膜。他叫了一声：“吁！——”缰绳只一勒，牲口立时站定了。他跳下车子，跑过来，对那苗条、水灵的姑娘招呼了一声：“杏妹！”而后就对喊他的姑娘说：“玉莲！我正要找你哩。”

叫杏妹的姑娘笑起来：“真是芝麻掉在针尖上，要多巧，有多巧，你找她，她也正要找你哩。”

玉莲瞪了杏妹一眼，笑骂道：“就会嚼舌头。”

随后， she 就把一卷图纸递到秋田的手上。

这是一张在江山村建设副食品基地的示意图。鸡舍、猪场、果园、瓜地、蔬菜温室……都在图上标明了位置。

秋田把图拉开来，看了看，又卷起来，就要走。

玉莲忙又喊了一声：“秋田！”

秋田转过身来，望望她，问有什么事。

玉莲象是要说什么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又不说了。

杏妹这个姑娘，人长得水灵，心也机灵得很哩，她看玉莲这个神情，就说：“啊哟！啊哟！还怕人听哩，好好好，我走我的，你跟他车子走吧。”

玉莲伸手去拉住她：“杏妹！我们一阵走。”

杏妹把玉莲的手一摔，笑着说：“不要拉了，不要拉了，心里头巴不得我早点子走哩。”

玉莲骂了一声：“鬼丫头！”就不再拉她，由她去了。

杏妹走远了，玉莲才跟秋田朝车子那边走。走着，轻声地说：“我妈叫我告诉你，晚上到我们家来吃饭。”

秋田说：“用不着，我中午就烧好了。”

玉莲嘴一撇：“哟！特地为你摆酒的，你不来？”

秋田笑起来：“特地为我摆酒？到底什么事啊？”

玉莲说：“还问我哩！今天哪，是小狗长尾巴。”

这一提，秋田想起来了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

玉莲又说：“哼！我跟我妈都记得清清爽爽，你倒忘得干干净净。”

秋田憨笑笑，调皮地：“哎！快点子给我磕头拜寿啊。”

玉莲笑笑瞟他一眼，低下头说：“跟你说正经事哩。”

秋田听了这话，忙收住笑容，静听她的下文。

玉莲却抿嘴笑笑，走到车子跟前，用她那藏着温顺柔情的眼睛，朝秋田望望，随后就跳上了车子。

秋田领会了她的意思，也跟着上去，坐在她的身边，扬起了鞭子。

骡车奔驰着。

玉莲不时地瞟秋田一眼，秋田总以为她要说那件事了，她却一次一次把脸又转了过去，把刚要张开的嘴又抿起来。

姑娘心里头不平静。

大路两边那些榆、槐、杨、柳，一棵棵，一排排，在她身边子闪了过去，她跟秋田小时候在一起游戏玩耍的情景，倒是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在她眼面前闪了出来。

自然，对他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来说，就是游戏玩耍，也

总是跟劳动联在一起的。田头，地角，江边，山顶；一篮子猪菜，两筐子牛草；春天摸螺蛳，夏天钓黄鳝，秋天掏螃蟹，冬天到尖山上弄个陷坑，逮野兔子……

最好玩的地方，还要算江滩的放牛场。当大牛小牛悠闲自在吃草的时候，小牛郎们便趴在草地上，围成一个圆圈子，头靠头的讲述各人听来的新闻趣事。

玉莲跟杏妹，总喜欢到那块去挑猪菜。虽说两个人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听故事上头，等故事听完了，男孩子们一人捞一两把，就代她俩把篮子装满了。当太阳落到尖山后头，晚霞映红了半边天，映红了一江水的时候，两个小姑娘就跟秋田他们一起，骑在牛背上，唱着笑着回家去……

在江滩放牛场上，还发生过一件事。

那一回，一个叫赵才生的孩子，端端正正坐在树墩子上，象人家评弹演员一样，对围在身边的小伙伴们讲：

“古时候啊，有些国家的贵族老爷，为了消遣玩乐，强逼着奴隶们跟野牛搏斗，很多奴隶被牛角戳死了，被牛蹄子踢死了。后来，奴隶当中出了一个英雄，赤手空拳，抵挡了三头野牛的进攻。你看他，就是这个样子……”

赵才生说得来劲，站起身子，一边说，还一边比划，好象他不是江滩放牛场上的放牛郎，简直就是外国斗牛场上的那位斗牛士了。

突然，有个孩子喊起来：“不好喽！牛打架啦！”

孩子们回头一看，不得了！赵才生放的那头水牯牛跟一头花鼻子牛，头碰头，角抵角的打起来了。这下子，一个个

顾不得听故事了，忙奔过去，七嘴八舌，乱喊乱叫：

“不准打架！不准打架！”

“水牯子！滚开去！”

“花鼻子！退回去！”

哪晓得，水牯牛以为是给它呐喊助威，又逼进了一步；花鼻子也误会了，以为是帮它鼓劲加油，更是不肯相让。

杏妹急得埋怨赵才生：“就怪你！偏偏在放牛场上讲斗牛，你看，你看，牛真斗起来了！”

赵才生也急的不得了。刚才讲故事是有声有色，有滋有味，当真碰上了这个场面，他根本没得办法。

有个孩子喊了一声：“快抓牛鼻绳！”

这个是好办法。不过哩，水牯牛的鼻绳，被赵才生绕在牛角上，还打了一个结；花鼻子的鼻绳，原先担在牛背上的，一打一闹，被踩断了，只剩下三四寸长的绳头子了。

个个正在着急，只见一个男孩子，把上身的小褂子一扒，朝地上一掼，嗤溜一下，窜到了两头牛跟前。

这是哪一个？就是金秋田。

金秋田突然朝跟前一窜，两头牛都吓了一跳。水牯牛以为花鼻子拿出了新式武器，不禁倒退了两步；花鼻子不晓得水牯牛耍了古怪花招，赶忙朝后头一让，中间腾出了一个空档子，秋田也就趁势要去解水牯牛的牛鼻绳子。

他这一来，又把小伙伴们吓了一跳。肖玉莲又蹦又跳地喊：“秋田！快过来！秋田！快过来！”

再说，花鼻子跟水牯牛各自后撤了两步之后，抬起牛头

一看，并不是新式武器，也没得古怪花招，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跑到这块动手动脚，就又把肩膀一拱，头一埋，眼睛一瞪，角一挑，同时朝对方顶过来了。

这下子糟糕了！金秋田被它们夹在当中了。

孩子们又七嘴八舌地乱喊乱叫：

“秋田！快点子跑开来！”

“秋田！快点子蹲下来！”

秋田既不跑，也不蹲，还是拚命抓住两只牛角朝两边推，想找个机会抓住牛鼻绳。玉莲又急又怕，跺着脚喊：“你不要命啦！你不要命啦！”唉！真是没得法子，明明是两头牛中间又加进了一头小犟牛！

秋田这个样子能行吗？不行的！眼看着就撑不住了。水牯牛的右角就要顶到他胸门口了，花鼻子的左角也抵到他的脊梁骨了。玉莲哇啦一声哭起来：

“不得了啦！秋田要被牛角戳死啦！……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金秋田的好朋友杨松根跑得来了。

松根这孩子从来是不声不响的。刚才他一看牛打架，就拿了杏妹的小镰刀，跑到江边去，砍了一捆芦柴，把它点着了，跑得来在两头牛眼面前晃了两下子，花鼻子一看，真是古怪东西来了，呼一声转身跑了；水牯牛一看，真是新式武器到了，嗤一下转身溜了……

两头牛得救了，秋田也好好的，一根汗毛没得伤着。

玉莲的脸上挂着眼泪水又笑了。

.....

小时候给她留下的记忆，是这么有趣，又是这么清清爽爽。不过，这些到底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这会子他们就象戏文上唱的，“妹妹是人大心也大”，想的事多了。

玉莲又轻轻一笑：“哎！跟你说正经事哩。”

秋田催她：“你就快点子说啦！把人急死了！”

玉莲顿了一下子，说：“我妈叫我们赶紧把房子的事商量商量。”

秋田脑子里炸炸的没得转过弯子来：“房子？”

“不弄房子，我住在露天啦？”

“噢！你不是在家里头住得好好的吗？”

玉莲见他这样不开窍，脸涨得通红的，反问他：“我还能在家里头住多少日子？我们家又不想——招女婿。”

这一说，秋田就全清爽了。

玉莲没得等他开口，又埋怨地：“你哟！什么事情都要人家提醒你，自己就不动动脑子。”

秋田忙申辩：“哪个说的？我脑子早就动了。”

玉莲听他说“脑子早就动了”，扑嗤一声笑起来：“好意思的！”跟着就问：“你动的什么脑子？说把我听听。”

秋田亲切地喊了声：“玉莲！”就又朝她身边靠靠，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她。

这时候，车子到了一个小石拱桥上。过了桥，就是正在改建的养猪场。玉莲的嫂子沈杏姐便是猪场的饲养员。

玉莲慌忙把秋田推开，说：“离远点子啦，让我嫂子看见了，她那张嘴，吓死人哩……”

秋田朝车子搭板的头子上移移，离玉莲稍微远了一点子，说：“等秋忙一过，把这些猪啊、鸡呀，都安顿好了，我们就动手盖房子……”

玉莲老是担心被她嫂子看见，不住地向猪场那边张张望望，秋田这些话，她不能聚神聚气地听了，就连她这种样子跟秋田坐在一起，也坐不住了。

“快把车子停住，让我下去吧。”

秋田把车子一停，玉莲赶忙就跳了下去。

秋田笑笑：“晚上再跟你细说吧。”

玉莲反倒回他：“晚上你跟我妈说去，我是不要听！”

等秋田赶车子走了，玉莲又追上一步叮嘱他：“不要忘记！晚上请常山大伯一阵来。”

秋田回过身来点了点头。

哪晓得，玉莲身子后头的河边上，突然有个姑娘的声音对秋田喊道：“记住！耳朵上穿根线！”

玉莲“啊呀！”一声，吓得跳了起来。

这真象人家说的，大路上说话，草棵里有人。玉莲只顾到了桥那边有她的嫂子，没想到小凤她们几个姑娘收工之后，躲在桥洞子里洗脚抹身。这会子，她们一个个嘻嘻哈哈笑着走了出来。

玉莲的心还在扑通扑通的狠跳着，就奔过去拿拳头捶小凤：“你们这些人喽！你们这些人喽！……”

小凤她们倒把玉莲围住，问她：“两个人在上头叽叽咕咕，商量什么事情？”

玉莲忙说：“没得没得，没得商量事情。”

小凤说：“还瞒人哩！我听到房子房子的，是谈盖新房吧？”

玉莲又掩饰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说的燕子在房梁上头搭窝了。”

一个姑娘反驳她：“瞎说！什么时节了？燕子早走了。”

玉莲说：“等一开春，不是又要来了吗？”

小凤喊起来：“晓得了，晓得了，等明年春天，两个人就要把窝搭起来了。”

姑娘们七嘴八舌地喊起来：

“对对对！是该搭个窝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……”

玉莲听了，也抿嘴笑笑，不再作声了。她耳朵里听着姑娘们的说笑，心里头甜甜地想着自己的喜事。

二、共商婚事

这一天晚上，肖大妈其实没得置办什么六大碗、四大盘的酒席。摆上桌子的几样菜，都是自家菜园地上现摘的，早

上开鸡窝门放鸡的时候，又逮了一只四斤多重的芦花鸡。说不是酒席，自然也还是有荤，有素，有汤，有水。

肖大妈的意思，既是给秋田做生日，也因为眼下又忙秋收秋种，又忙副食品基地的建设，家里头几个青年人，儿子双来，媳妇杏姐，女儿玉莲，加上没得过门的女婿秋田，都是吃大苦，出大力的，趁这个日子弄一顿，给他们犒劳犒劳。

再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想借这个“便宴”，把玉莲跟秋田成亲的日子啊，房子啊，七七八八的事情，都定下来。

肖大妈这个安排，昨天夜里跟女儿一嘀咕，弄得玉莲姑娘今天一整天心里头总是晃晃荡荡的，身上头也老是热热烫烫的……

且说这会子，秋田跟玉莲正帮着肖大妈抹桌子，摆筷子，烫酒，端菜，一个白胡子老头走了进来，这是常山大伯，他一进门就笑呵呵地对肖大妈说：

“你代秋田做生日，我又来沾光了。”

肖大妈一边忙着给他拿烟，倒茶，一边说：“没得这话，秋田长这么大，你是第一个有功之臣。”

常山大伯又笑道：“你说这话就是撵我走了，哪个不说你待秋田比亲儿子还亲？”

肖大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都为他娘老子死得太惨，丢下他三个来月的小娃子，实在是可怜……”

她说着伤心地抹起了眼泪。亏得玉莲的哥哥双来领着四岁的女儿小梅回家来了，说他妻子杏姐在饲养场忙哩，大家

不要等了，先吃吧。

肖大妈这才忙着招呼常山大伯他们都坐下来。才吃了几口酒，才说了几句闲话，就又忍不住开门见山，提起了玉莲跟秋田的婚期和房子的事。

常山对玉莲、秋田笑笑：“你们自己先说说。”

玉莲一听，马上站起来，跟她小侄女儿说：“小梅！让老爷爷他们吃酒，我们到饲养场喊你妈妈家来吃饭。”

常山大伯说：“哎！谈你的事，你倒走啦？”

双来也站起身拦住他妹妹，说：“你是女主角，一走就唱不成戏了。”

兄妹两个正在这块闹着，双来的小姨子，那个生得苗条、水灵的姑娘沈杏妹来了。她一进门，就喊起来：

“啊哟！啊哟！热闹，热闹，真是热闹！”

肖大妈忙拉她：“来来来，跟你侄女子坐一块。”

杏妹不肯，说：“吃过了，吃过了，我早就吃过了。”

她朝桌子上头一细看，再望望玉莲跟秋田两个人，又喊了起来：“晓得了，晓得了！喜酒！喜酒！你们吃的是订婚喜酒！哼！怪不得要背着人说私房话哩。”

玉莲把她捺到板凳上头坐下来，说：“瞎说什么？今天是秋田生日。”

杏妹说：“哦！是寿酒。好好好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过一阵子，再吃你们的喜酒。”

她说就端起杯子来吃了一口酒。

肖大妈给她夹了一筷子菜，说：“你不要老是记挂吃别人的喜酒，你自己的喜酒哪一天给人家吃？”

杏妹忙说：“我？早哩，早哩，我还早得很哩。”

肖大妈说：“早什么？有没得对象啊？”

杏妹又连忙摇头：“没得，没得，根本没得。”

肖大妈笑起来：“要真没得，大妈来做个媒。”

玉莲插上来说：“妈！你真是的噉！人家还要你烦神？”

肖大妈听了女儿这话，一拍巴掌，对杏妹说：“噢！我想起来了，你从小就跟松根要好的！”

肖大妈这话刚才落音，从门外头走进来一个青年人，他就是秋田的好朋友，当年在放牛场上拿火把子给牛拉架的杨松根。如今，他是江山大队农机修造厂的工人。几年来，队里头每添置一样什么“机”，他总是随即扑上去，没日没夜，苦钻苦研，不多时，就能开能修。打谷场上头那些脱粒机，鼓风卷扬机，机站里头那些轧米机，轧面机，饲养场里头的青饲料粉碎机，自动给水、给料机，这个机，那个机，上头大都有他的心血，不过哩，他自己也是一个“机”，整天闷声不响的“闷头鸡”。

在场的人一见是杨松根，都站起来招呼他：“松根！来来来！吃一口酒。”

杨松根笑笑，把肩上扛的一个农机部件卸下来，放到地上，又把一串拖拉机小零件递到杏妹跟前。

玉莲笑起来：“哦！是来找杏妹的！”